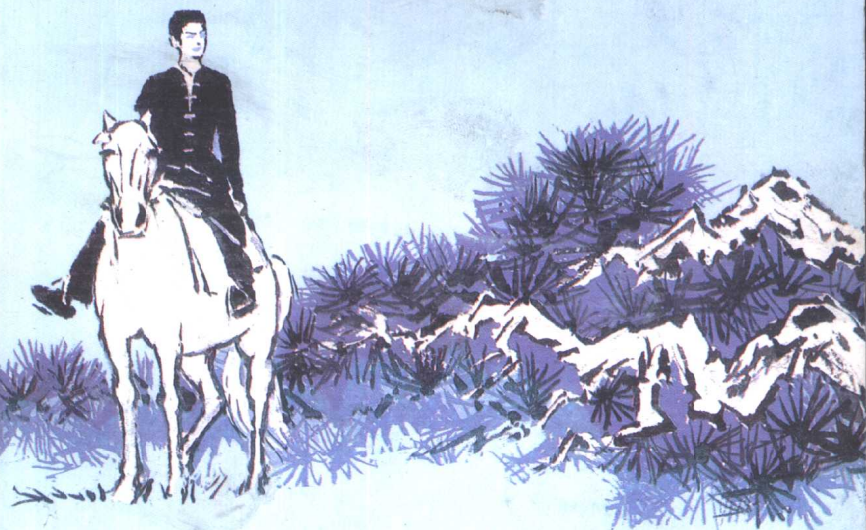


朱松寿传奇

——一位英雄人物的沉浮

徐泉法 陆其明 著



海洋出版社

朱松寿传奇

——一位英雄人物的沉浮

徐泉法 著
陆其明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革命传统教育书,它历史地、真实地,描述了朱松寿烈士背叛剥削家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暴动,被叛徒出卖遭软禁;日寇入侵家乡时,他又率众抗日,建立抗日武装,194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由于历史原因,死后30年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最后终于平反等大起大落、惊心动魄、新鲜奇特、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极大启发,进而得到鼓舞和振奋。

本书作者文笔流畅,描写生动细腻,故事扣人心弦,适合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和解放军指战员阅读。

责任编辑:范红英

朱 松 寿 传 奇

——一位英雄人物的沉浮

徐泉法 陆其明 著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海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290千字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27-1408-1/E·28 定价: 5.80元



朱 松 寿

(1900—1941)

目 录

序篇 (1941年5月).....	(1)
-------------------	-------

上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节 在人头前.....	(7)
第二节 朱老太太的喜与忧.....	(18)
第三节 党外人士的建议.....	(31)
第四节 慕义庄宣誓.....	(41)

中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节 深夜的呐喊.....	(55)
第二节 不平静的家庭.....	(67)
第三节 虎入牢笼.....	(77)
第四节 吃饭问题的困扰.....	(93)
第五节 生与死的较量.....	(104)
第六节 爱情港湾里的波澜.....	(118)
第七节 追捕.....	(131)
第八节 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	(145)
第九节 上海街头的工人.....	(164)

下篇 (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节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伙夫.....	(181)
第二节 毗山大王庙的人影.....	(195)
第三节 在母亲的葬礼上.....	(208)
第四节 轻取敌枪.....	(225)

第五节	一群年轻人·····	(238)
第六节	这步棋走错了·····	(255)
第七节	从国民党县党部来了一位指导干事···	(268)
第八节	三先生遇刺·····	(282)
第九节	颜家桥激战·····	(297)
第十节	邬墩遗恨·····	(311)
第十一节	九思街兵败·····	(331)
第十二节	杀人犯的告诫·····	(349)
第十三节	茅山有请·····	(359)
第十四节	古镇硝烟·····	(368)
第十五节	再度崛起·····	(382)
第十六节	他转过脸就走了·····	(396)
尾 篇	(1941年5月—1989年12月)·····	(403)
后记 ·····		(424)
作者简介 ·····		(430)

苏州城北3公里处，有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狭窄的街道铺着一块块花岗石板，宽阔的河面上架着弯弯的石拱桥。据说，1000多年前，唐朝的宰相陆贽死后葬于此地，故名陆墓镇。名字虽不雅，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是苏州到常熟的必经之路，陆有公路，水有水道，汽车轮船，商贾旅客，给小镇倒带来了许多生机。

自从淞沪战役失败，苏南沦于敌手以后，苏州成了日军的盘踞要地，汪伪江苏省政府也选中了这座“天堂”，陆墓镇就在苏州的眼皮底下，一下子冷落起来了：街上行人稀少，生意萧条，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家家店门关闭，犹如一座墓地。

1941年5月初的一天，正当陆墓镇上乒乒乓乓关着店门的时候，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的大汉跨过一座石拱桥，机灵地向四面瞥了一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踏着临河的一条小街，向北走去。不一会儿，他轻轻地敲响了一家大门。过了很久，门才“吱呀”一声拉开了一条缝隙，露出一个俊俏脸蛋的女人。

“杨先生在家吗？”大汉压低声音问道。

“你是朱司令吧？”俊俏女人的眼睛盯着大汉偏长而黝黑的脸，门缝随之加大了许多，“进来坐坐吧！我家先生嘱咐过我，今天下午他在三千浜等你。”

大汉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杨家，走出陆墓镇，向东北的一个名叫三千浜的村子走去。

时值初夏，麦子已经抽穗，露出嫩生生纤细的脖子，高高的油菜枝头上爬满了青虫般肥胖的籽荚，红花草的顶部

残留着一两片深红色的花瓣，似乎向春天依依惜别。

大汉无意欣赏江南春末夏初的景致，他的心沉甸甸的。自2月份以来，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陆墓镇找这位杨先生了。前两次，杨先生态度暧昧。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第三次上。

三千浜是一个只有3户农家的小村。村上有一棵数围粗、几丈高的大朴树，正巧长在一家王姓地主的院子里，巨大的树荫把前后三进瓦房遮盖得阴沉沉的。

“朱司令，三国时期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也只是去了3次。你这样看得起我，我杨某再推三阻四，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陆墓镇上的父老乡亲呢？一言为定，从今日起，我杨某所带100多条人枪，听从你的指挥，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抗击鬼子。”

这位姓杨的原是一个抗日游击队的司令，单名忠，字筱南。他见到这位大汉，嘱咐王姓地主摆上酒菜，两人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边吃边谈。几杯酒下肚，就拍着胸脯把憋了许久的话倒了出来。

这位被称做朱司令的大汉，三次来找杨筱南，不就是为了这句话吗？他笑咪咪地站起来，笑咪咪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笑咪咪地说道：

“杨司令，自我3年前认识了你，就知道你是一位抗日英雄。虽然这中间走了一段弯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好，现在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趁着太阳还没有下山，我还要赶回苏州去。”

杨筱南起身送客。

朱司令大踏步地向陆墓镇走去。

突然，路边的麦地里传出一声细微的响动，朱司令警惕地站住，正要从腰间掏枪，杨筱南凑前一步说道：

“傍晚起风，请司令不要疑心。”

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尖啸着从麦地里飞出，穿透朱司令厚实的胸膛。朱司令痛苦地摇晃着高大伟岸的身躯，转身盯住杨筱南的眼睛，斥责道：

“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何苦用此小人之计？”

杨筱南不答。麦地里又飞出第二颗子弹，钻进了朱司令的腹部。顷刻间，他的青布长衫渗透出一块块湿漉漉的血迹。血，大滴大滴地掉到干涸的土地上。他终于站立不住，仰面跌倒在路边的麦田里。

他的嘴象浮到河面上的鱼一样张合着，发出游丝一般断断续续的声音。杨筱南很想知道一个人临死时在说些什么，凑近他的嘴边，只听见他的最后几句话：“我大荡未死，死在洋沟里，可叹可恨！杨司令，你成全了我的名节。”说罢就咽了气。

朱司令在陆墓遇刺的消息，传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江南行署主任何克希、警卫一团政治部主任包厚昌，无不悲痛万分。

何克希叹息道：“我党培养一个军事干部多不容易呀，象朱司令这样的军事人才尤其难得。可惜死在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之手！”

包厚昌提议说：“我们要为朱司令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了解这个人。他1926年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领导过江阴的秋收起义，

曾有‘江阴朱茅’之称。1928年他到过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谭震林沉重地点点头，“嚓”地一声划亮火柴，点燃了一支美丽牌香烟，静静地倾听着两位干部对朱司令的评价，最后说道：

“要尽快地收集朱司令参加革命15年的资料，要让六师十八旅的每一个干部战士都知道他的英雄业绩。什么时候准备好，追悼会就什么时候召开！”

从师部到班排，从江南行署到乡村民主政权，凡是认识朱司令的人，这几天都在谈论着他的牺牲。一些传奇故事不胫而走。钦敬、赞叹、惋惜、悲伤，一种炽烈的悼念情绪象初夏的暖风在部队和乡镇弥散开来。人们都盼着朱司令的追悼会早些召开，心中压抑的心绪可以在隆重、肃穆的大会上尽情地宣泄。

可是，突然传出一个消息：新四军六师师部取消了朱司令的追悼会。

我军一切认识和不认识朱司令的人，都感到迷惘和困惑。有一个曾在朱司令身边做过警卫排长叫余炳德的人，忿忿不平地要去追问谭师长“这是为什么”。人们都在私下猜疑：是朱司令死得不明不白呢，还是生前得罪了师部哪一位首长，死后受到排斥呢？……

潜逃在苏州城里隐居多时的大财主陈祥安回到长寿镇，天天上饭馆酒店，美酒佳肴，谈笑风生。镇上的居民疑云顿起：陈祥安这一阵子遇上什么大喜事了？往日朱司令在家乡的时候，他连面都不敢露一露，现在怎么突然神气起来了呢？

这一段时间，峭岐、后塍、周庄、云亭诸镇的国民党头

面人物，都往酒店里坐。他们碰到一起，猜拳行令，挤眉弄眼，杯盘狼藉，烂醉如泥。

人们终于看出了一些眉目：这些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地主老爷这么高兴，莫非与朱司令的死有关系？说得更确切些，他们对朱司令死后的冷清，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快慰！

余炳德让人主动靠拢陈祥安，以刺探其中的奥秘。陈祥安笑而不答。经不住再三催问，陈祥安才极其神秘地说道：

“你们还蒙在鼓里呢？朱司令到苏州投降日伪，到陆墓拉杨筱南下水。杨筱南岂是那样的人？把消息暗暗通了出去，朱司令被人杀了。虽说死得可怜，可汉奸国贼，不能不除。这也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嘛！”

啊，原来如此！六师师部取消追悼会，各镇地主弹冠相庆，虽然出发点不一样，可根子却都在朱司令的死因上。在人们受尽了鬼子伪军的百般蹂躏之后，提起汉奸国贼，无不切齿痛恨。既然朱司令走了这条极不光彩的路，那么，人们恨不得赶快把他从记忆中驱赶出去。

可是，澄锡虞地区的人们对此说产生了疑问：朱司令一生轰轰烈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上这条叛国投敌道路的呢？又有什么人证物证呢？古时候县官审判犯人，没有人证物证也不轻易判罪呢！后来有人传出消息：六师师部正在调查朱司令的死因，没有结论之前，不允许横加猜疑。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默默祈祷：但愿新四军早早把朱司令的死因弄个水落石出，不要让陈祥安这伙人抓住了什么把柄。

想不到东路地区风云突变。1941年7月，日本鬼子集中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在苏常太（苏州、常熟、太仓）“清乡”，六师师长谭震林调兵遣将，动员所属十八旅及警卫一、二团

投入反“清乡”斗争，保卫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只是由于日伪兵力过于强大，谭震林先是放弃了苏常太，接着又率主力退出澄锡虞，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也随之撤销。澄锡虞地区红红火火的抗日形势，一下子冷清下来。几个月后，当人们回过神来再次提到朱司令的时候，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十八旅已经往苏北江、高、宝（江都、高邮、宝应）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去了，人们的心凉了半截。

朱司令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从澄锡虞地区人民的心中消失了吗？

朱司令的死成了一个谜。这个谜，牵动着一个人的毁誉，一家人的命运，一个区域人民的深深的牵挂。何时才能解开这个谜呢？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欲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第一节 在人头前

这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凛冽的北风象一条条无形的鞭子，刮到人们的脸上，辣生生地疼。初升的太阳象刚刚生过孩子的产妇的脸，苍白苍白的，低低地在遥远的铅灰色的天际徘徊。疏疏落落的行人低头缩脖地在狭窄的大街上走着，经过县署门口那堵灰白色的照壁时，无不惶恐地低下头去，害怕见到那颗刚刚脱离躯体的年轻人的头颅。

太阳渐渐升高，江苏省江阴县署门前那条东西走向的大街依旧是空荡荡的，人们如果没有要事，都绕道而行了。照壁附近，更是没有一个人影。直到快要吃中饭时分，才来了一个高个子的青年人。一件青布长衫裹着他魁伟壮实的躯体，偏长而黑苍苍的脸上直冒着热气，两颗乌黑的闪闪生光的眸子，深藏在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他是从本县长寿乡专程来看人头的。因为长得特别高大，他用不到象一般人那样需要抬头才能看到，只要有勇气走上前去，那颗人头就在他的眼前了。

县署照壁的南侧挂着一个小木笼，笼里放着一只陶器小盆，盆里撒上一层石灰，那颗人头就平摆在石灰上，从伤口处渗出的血水都被石灰汲干了。死者自然地闭着眼睛，没有一丝痛苦绝望的神色，没有一丝临刑前挣扎反抗的痕迹，好象根本不是与这世界、与他的亲人、与他追求的事业诀别，而是闭目思考着什么问题，或者劳累以后在甜甜地小憩。

.....

高个子青年人的心猛然地收缩起来，禁不住砰砰乱跳。

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当一个人愈是受到剧烈的迫害甚至丧失生命时，愈是坦然自若，人们受到的震撼也就愈为强烈。他赶紧收回视线，在照壁附近那块宽阔的空地上徘徊。死者往日的奋斗业绩，象潮水一样涌到了他的眼前——

死者叫周水平。他1894年生，原名侃，又名树平，号刚直，江阴顾山周东庄人。父亲是个穷困的小学教师。他12岁学裁缝，后由亲友资助，才读完高小。1914年夏，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习所。1916年夏，任小学教师。1917年，又得到亲友资助，留学日本东京高等体育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示威游行活动，曾两次被警方拘留。他痛感“弱国无外交”、“救国须救民”，便毅然回国。他回到家乡，担任顾山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师，并自筹经费，开办平民夜校。后在浙江省立五中、徐州甲种师范、川沙县立师范任教。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他结识了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和主持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侯绍裘等人，参加了国民党，继而参加了共产党。1925年，担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体育教师。他由于劳累过度，咯血病加剧，暑假回家养病。

在江阴，周水平与共产党员孙逊群，陈叔璇等人组织“星社”，创办《星光》旬刊，在第一期上发表《敬祝世界无产阶级万岁》的署名文章，并在《齐卢交战时江阴遭劫说》一文中指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一个最公平……的人生观”。他深入农村，广泛从事宣传工作。这一年，江阴大旱，顾山一带稻谷因螟灾严重减产，可是地主豪绅们依然追租逼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贫苦农民濒于破产的境地。周水平为了保护农民利益，着手组织“佃户合作自

救会”。他亲自撰写该会简章，还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来往各村，游说农民联合起来，向地主豪绅开展减租斗争。顾山农民纷纷响应。11月17日，他利用顾山沈舍里庙会演戏的机会，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他列数佃农受地主豪绅剥削压迫的种种痛苦，号召农民参加“自救会”，同心合力参加斗争，并提出减租25%的主张，当场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纷纷商议入会。江阴、常熟的地主豪绅33人联名向江阴县署控告周水平，罪名是“宣传赤化，鼓吹共产，煽惑抗租，散发传单，非法集会”。11月18日，周水平被捕。

在狱中，周水平写了《请求省释之呈文》，严正指出“言论集会为人民应享之自由权，我国约法、宪法均有明文规定”，痛斥军阀政府对他的非法拘捕。“拘人不仅来便衣，自称法警，既不着相当制服，又始终不肯出示捕票，仅用狂言欺人，何异匪类绑票！”他数次向江阴县署、苏州地方审判厅及省府上诉，但20天过去了，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奋笔疾书：“拘留二旬方知国法条条皆废物，奋斗十年便使民生个个尽登仙”。……那些地主豪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孙传芳的支持下，欲置周水平于死地而后快。孙传芳为北洋直系军阀，1925年出兵驱逐江苏和安徽等地奉系势力后，在南京宣布成立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和江西五省联军，任总司令，成为直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首领。周水平知道性命难保，就想到了柳亚子。柳亚子是中国现代诗人，江苏吴江人，1906年参加民主革命活动，1923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随着时代前进的爱国诗人。周水平想，柳亚子是了解和信任自己的，又是一个有影响的、能说得上话的知名人士，为什么不请他设法营救自己呢？于是他马上给柳亚子写

信。果然，柳亚子接到周水平的信后，立即致函江苏省省长陈道遗，要求释放周水平。陈道遗又指示江阴县知事王家锦说：对周水平要“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后释放。”12月30日，周水平移居优待室。

1926年1月17日。凌晨。周水平还在睡梦中，几个法警打开优待室的门，点亮了昏黄的油灯，催促周水平穿衣待审。

周水平一边穿衣，一边疑惑地问：

“狱中审问，已经进行了多次，都是白天进行，今日何故半夜三更提审我？”

“省里昨日来人，要把你转到南京释放。”法警说着，伸手去抓周水平的胳膊。

周水平开始有些将信将疑，但一想到柳亚子的营救，也就相信这也许不是一句戏言。

法警哪能容得周水平慢条斯理地穿衣，当他刚刚披上一件皮袄，正要下床穿鞋的时候，就粗暴地架起他的胳膊拖着走。

法庭上，知事王家锦一改半个月前安排他进优待室时温和的面容，简单地象征性地审讯结束，就命人将周水平捆绑结实，验明正身，宣读“罪行”，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形势变化如此之快，这是周水平无法知道的。原来江阴的土豪劣绅知道柳亚子保释周水平，就趁孙传芳在南京召开借漕会议的机会，拍急电诬告周水平“鼓吹共产，煽动抗租，无法筹缴冬漕”。孙传芳为了漕米（征粮），密电江阴县署将周水平“依照军法枭首示众”。接着就演出了今天凌晨的一幕。

周水平被法警押到江阴南门市桥堍。市桥是一座花岗石质地的石拱桥，横跨在南门南北方向的一条城河上。这里是县署处决犯人的地方。市桥堍有一块较大的空地，已经挤满了被强迫来看行刑的人。正值严冬时节，黎明前的寒气和刑场上的恐怖，让些这穿得厚厚实实的市民从头到脚都在筛糠般地颤抖。

周水平被押到市桥堍，抬头一看，摆着一部笨拙的绞桩。他先前阅读旧小说，知道这是刽子手杀人时用的辅助工具。但是，现在是民国15年了，刀刑早已废止，于是他转过头来向刽子手问道：

“请问今天用何刑处我？”

刽子手没有回答，强令周水平跪下，取出麻绳把他绑在绞桩上，只是受到周水平临刑前如此镇定自若的威慑，心慌意乱没有将绳子绑紧。

这时天色渐明，周水平扭动颈部，环视远远站着观看行刑的居民，大声呼喊道：

“各位乡亲，各位同胞，我叫周水平，非盗非匪，是为贫民而死，心地坦然，死而无愧！”

话音刚落，刽子手举起屠刀，向周水平的脖子上砍去。因为事前没有缚紧，颈部在刀子的重压下向旁边别去，只留下一条深深的刀痕。周水平厉声喝道：“我和你无怨无仇，请把手脚做干净点！”慌乱中，刽子手又砍一刀，仍是没有成功，只是割开了一道口子。当第三刀猛砍下去的时候，周水平头颅落地，颈口收缩，须臾，鲜红的热血象赤色的岩浆迸裂而出，失去头颅的躯体和四周一片腥红。接着，死者的头就被挂到县署前面的照壁示众，尸体抛在市桥堍，严禁家